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七十五

湖湘後學集編

序二十

毛青垣麋園詩序

鄧顯鶴

余聞青垣之名於沈栗仲因得交其人今二十許年矣戊己之間余羈棲長沙寓舊城南精舍栗仲方買宅城南爲流寓計相距不過數武青垣往來其間無閒晨夕時余方搜集湖外詩爲總集謀授梓會有西河之戚青垣恐余廢業移榻就余日取洪承以來各家巨帙零章商推進退余感其意制淚忍痛孜孜汲汲爲之遂以成書今所刊行沅湘耆舊集是也青垣性孤潔無

他嗜好獨併心壹志於詩故其詩境日高俗流莫能識也栗仲
最先識之嘗以誇於人青垣依栗仲久栗仲既罷官青垣無所
於歸又久困諸生籍坎懷抑塞不樂近人惟自矜其詩落落寞
寞於荒江老屋中飢甚則出求升斗以自活冀旦夕不死歌聲
出金石而已以故時之人舍栗仲外無有能客青垣者今太子
太保東巖公聞而賢之公由潭帥移節總制兩湖遂招之偕行
於是館於武昌節署者六年先是青垣以余爲能知其詩者裒
所作千餘首寄示刪訂青垣詩樸老真摯而尤長於五言顧刻
意學杜連牘殊體閎麗詭變無不神似予美余稍汰其格體太
似者青垣不余忤屬爲序行未及爲而青垣死矣青垣死宮保

哀之既歸其喪於長沙。又屬其友善。化湯彝幼尊。校定其詩爲八卷。開雕於武昌府署。而以顯鶴於青垣。有平生之言。以公命來徵序。余惟詩自漢魏以降。得興觀羣怨之旨。有合於三百之義者。誠莫如杜子美。子美忠忱亮節。騷情古意。同符正則。其於詩。天才獨縱。而學問詣力。又足以副之。故世謂之詩聖。後之學杜者。多求其善於言者。千年來不過數人。而村市鼎鼐。里巷靡曼之音。且接踵天壤。若人人意中有一子美者。然吁可駭也。青垣詩宗尙甚正。而一以子美爲法。才識雄毅。功力刻淡。有沈鬱之思。剛勁之氣。而無叫號之習。有委婉之致。舂容之度。而無飀馘之態。吾不知於杜詩何若。求之於唐以後學杜諸家。殆亦無

以過青垣矣。揭曼碩有云。詩之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而其變如風雲雷雹龍騰虎擲。要在盡其常通其變而已。余不敏。無以序青垣詩。聊舉古今來學杜之失。與青垣之所由得。而終以曼碩之言。還質之栗仲幼尊。以踐平生之諾。以弛後死之責。若夫青垣窮老一諸生。晚依上公。備荷知遇。恩禮終始。生爲上客。死正首邱。未水之骨。遂歸浣花之名。益著。斯則子美不能得之於嚴公。抑亦足以慰長逝之魂。而洒千秋之淚矣。道光二十有六年冬。

嘉樹堂詩鈔序

代李比部作

鄧顯鶴

嗚呼季壽已矣。所不與俱歿者惟此數卷詩耳。去年秋聞吾妹返長沙。余使人往弔。卽求其遺藁。得嘉樹堂詩鈔兩巨冊。發之淚涔涔下。輒掩卷不忍卒讀。今年春余妹攜孤女來粵。具述季壽彌留時語拳拳。以此事見付。嗚呼余尙忍聞其言邪。季壽幼倜儻多慧。眉目秀整。舉動英偉。隨其尊人官粵。先大夫一見。決爲大器。以愛女歸之。三十年來。余弟畜季壽。季壽亦兄事余。惟謹。季壽伉爽有大度。好氣任俠。交滿天下。所至傾其座人。余病其意氣太盛。每箴之。季壽譁余言。然莫能改也。獨心警余詩。余詩學韋而季壽學蘇。余學韋而難於言。季壽學蘇而出之若易。

此余兩人才分優絀相懸。非可強同。然其精心密詣。思求合乎古人之轍。而不相戾。則余與季壽初無異同也。因取其詩。忍淚編次。付梓。以踐冥諾。季壽可不死。余獨痛季壽早負才名。當其盛時。傲睨一切。視天下事無足當意。卒之屈於貲郎。遭迴屯蹢。墨墨不自得。而又家門多故。死喪相繼。性豪邁。不善治生。以故季壽交日廣。名日起。而境乃益困。一官偃蹇。無所建白。年未中壽。忽焉以歿。無三尺之孤。無一椽之庇。徒以寡妻弱女。累七千里外。頽然老翁。此則季壽死不瞑目者。嗚呼。季壽已矣。余其何以爲心邪。序其詩。非徒藉慰逝者。抑以紓余挂劍之悲爾。

送楊玉泉先生重赴鹿鳴序

鄧顯鶴

國家以科舉取士。每屆三年。朝廷遣考官分往各行省試舉人。如例放榜之次日。宴新舉人於行臺省署。以次坐考官之末。笙簧酒醴。雜然前陳。名曰鹿鳴宴。與斯舉者以爲榮矣。其有早舉於鄉。歷六十年之久。重值是科者。故事得由原籍儒學州縣官起文申送行臺省。名曰重赴鹿鳴。大府以其名聞於朝。例得荷俞旨。照原官量予陞銜。與會試重赴瓊林等。所以貴科目崇高年。典至重禮至隆恩至渥也。以余所聞當代儒碩如宛平黃崑田。大興翁覃溪。錢塘梁山舟。桐城姚姬傳。四先生者。海內所稱耆儒碩德。環才璞學。開世而一出者也。然皆以重赴

鹿鳴親承

列聖之褒嘉躬被

加銜之寵錫蓋

國家

所以崇儒重道尊賢引年之至意悉寓於是嘉與士林光照史冊甚盛舉也吾楚自湘潭羅慎齋桂陽周玉甫兩先生重赴丁卯己卯鹿鳴後未有接踵者甚矣哉盛事之難得也同縣楊玉泉先生溫乾隆丙午中式第二十四名舉人迄今道光丙午例應重赴鹿鳴先生歷官益陽縣教諭武昌府教授所至躬行率士難進易退爲多士所服以道光二十一年春乞致仕歸里其生年爲乾隆二十四年今八十有八歲矣先生師表人倫垂型邑里行有防檢學有本原其官益陽也顯鶴承乏甯鄉每值歲科試於役省門朝夕過從所以愛護而規切之者甚至迨先生

陞任武昌。顯鶴乞假北行。嘗一再晤於鄂渚。臨別先生猶渡江送余。言論娓娓不倦。余去瀉後再游武昌。而先生已於三歲前賦歸。歸後今又六年矣。聞其神明不衰。步履如故。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燈下猶能作楷。豈非國家元氣之所關。吾里人望之所繫哉。顯鶴年來僭主濂溪講席。兼有纂修郡志之役。於選舉表。乾隆丙午科先生名下。大書重赴鹿鳴四字。既喜縣中有此吉祥盛事。又恐先生之高蹈邱園。安居几杖。不肖居此美名。或觀望而不前也。因爲文以速之。且以告之吾鄉諸同人。上之當事大君子。當有鼓舞歡忻。樂先生之一出。爭先快覩爲人瑞者。先生行矣。蒲輪之徵。古有其典。莘野之食。今逢其盛。余不敏。尙

當率邦人子弟，撰杖屨，御安輿，以相從於麓山湘水閒，爲重歌鹿鳴之三章可也。

沅湘耆舊集序例

鄧顯鶴

敘曰在沅襄陽傳耆舊之傳近世甬上輯耆舊之詩徵文考獻異世同揆今海內詩徵之刻殆徧吾楚風騷舊鄉獨闕焉未備湘中耆彥屢謀而未成推原其故亦有四難屈宋而還漢魏以降騷壇宋歷代禩縣悠中惟南平陰子堅振響蕭梁顧疑外來又少竝起自餘單章率乏奇采唐宋而後楚風振矣然襄陽少陵類非湖外所得攘其見於全唐詩者湖以南不過數家北宋湘陰鄧氏諸老詩散見永樂大典內府所藏外閒反不及見南宋各家亦止雪磯叢橐在世餘率多缺佚洪宣以後懷麓一集孤行天壤若楊文襄何文簡竝有千古而石淙燕泉兩集行世

寥寥他更何論。至如洞庭渙人高霞居士夕堂老人諸先生。當時奉爲壇坫。今且不識姓名。石渠天祿。渺若雲霄。玉律金科。委同草莽。今欲遠紹遺聞。光我簡冊。則上溯之難也。家乏藏書。人眇專業。高門右族。手澤旣不輕以示人。蠹簡鼠編。下士亦各私其祖父。無不視爲奇貨。秘比琅函。造觀旣乏。鄉導借鈔絕少。寫官下至荒山古寺。委巷農家村學。傳鈔老僧黏壁。亦有名章可資采錄。自非身歷其地。不知。又若定哀之間。多微詞。沅湘之地。多激響。忌諱滋繁。嫌畏尤甚。若蓮冠道人食苦和尚。砍柴行者之流。聲出金石。光爭日月。散在榛莽。飄若雲煙。鬼神護持。流風不墜。偶得片語。如獲異珍。驚喜狂拜。至於泣下。凡此之類。若沒

若滅何有何亾。今欲網羅散失勒成一編。則芻求之難也。雖有
砒砒不掩璆琳。雖有蘭茝不廢菅蒯。選樓一開。郵傳屬至。堆塞
几席。蔽錮聰明。徐凝不少惡詩。僧虔政多累句。所恃刪繁領要。
搜隱獲奇。識鑑不淆。取舍斯允。若乃矜言瓌博。則以高簡爲空。
疏矯語性靈。則以纖佻爲妙悟。馴至淺人俚語。累幅不休。逸響
孤音。古調欲絕。夜叉菩薩之句。傳徧人間。龍頭豕腹之篇。翻疑
寶鼎。取馮子栗梅花百詠。忘劉昭禹四十賢人。一唱眾咻。殆難
以口舌爭。楚風補詩的二書俱坐此病。据摭雖勤。榛櫟未翦。固
陋實甚。遺佚更多。則決擇之難也。班固人表。差等有九。鍾嶸詩
品。區分有三。自來館閣宗匠。各有師承。布衣名家。實具宗派。執

牛耳者不定。擁麾旄。捧盤盂者。不定在韋布。壇坫遞嬗。門戶攸
分。支派相承。源流可考。惟爲之定其品目。論其世次。考其家世。
弓冶之詳。溯其師友。淵源之自。各以類從。位置既定。流派自清。
人風亦辨。若乃漫無區別。任意顛倒。屈上座與髡流一牀。致老
子與韓非同傳。進豪門而退素族。旣涉攀援之嫌。抑鐘鼎而崇
泉石。亦坐矯枉之過。馴至一人被擯。切齒者數世。一曰偶乖指
摘者。千夫以風雅之林。成恩怨之府。知我罪我。孰得孰失。則品
藻之難也。以茲四難。遂成五患。一曰濫收。二曰挂漏。三曰去取
失當。四曰評騭不允。五曰草率將事。尙望其書成。不刊信。今而
傳後乎。顯鶴竊不自揆。嘗欲蒼萃湖以南文獻爲一書。念搜討

匪易當自近始。曾就耳目所易及者先爲掇拾。名曰資江耆舊集。陶文毅公業爲開雕於金陵矣。已念全楚之大非一道所能賅。自湖外諸郡分隸湖南布政。其閒鉅儒碩彥通人謄士。斷壁零珪湮霾何限。文采不曜幽光永沈。此亦關於采錄者之罪也。因發憤推廣展轉搜索。復成沅湘耆舊集。而以資江諸名人仍按時代編入。起自洪永至於近日。凡得一千六百九十九人。詩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首。釐爲二百卷。蓋湖以南文獻略在是已。伏處荒村見聞孤陋。故家名集十不得一大懼。瞢昧獲咎。書成迺蒙同里諸君子爭先寄貲助刊。遂開雕本宅先祠。始於壬寅春仲。至次年秋工竣。凡費緡錢一百八十萬有奇。昔裕之輯

中州集歷二十寒暑僅成卷帙無力刊行後得趙提學國寶資藉始得鋟木以傳今是集告成實藉諸君子之力顯鶴識闇才疏因人成事敢自以爲功哉謹序成書之始末歲月而條系例言於左簡祈與天下後世大雅君子共證之

徵文考獻當自其鄉始歷觀古記載史部所列若襄陽耆舊記零陵先賢傳臨川名士傳錦里耆舊傳楚國先賢傳皆傳其鄉之獻也集部所列若蘇州名賢詠澗東酬倡集河汾遺老詩會稽掇英集宛陵羣英集皆傳其鄉之文也若元遺山中州集合文獻爲一書遂爲一代史宬之本蓋著述家採拾搜討有功國史關係之重如此今仿其意曰沅湘耆舊集仍資江耆舊例也